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

### 第七回 老婦人苦言求免 賢縣令初次問供

卻說洪亮領了堂諭，同快差當日趕到皇華鎮上，次日就到了畢順家門，敲了兩下大門，聽裏面有個老婦人答道：「誰人敲門，這般清早就來吵鬧。你是哪裏來的？」說著到了門口，將門開了，見三四個大漢，擁在巷內，趕將兩手叉著兩個門扇，問道：「你們也該曉得，我家無男客在內，兩代孀居，已是苦不可言，你這幾個人，究為何事，這一早來敲門打戶？」洪亮正要開言，那個差人先說道：「我們也是上命差遣，概不由己，不然在家中正睡呢，無故的誰來還遠路頭債。只因我們縣太爺，有堂諭在此，令我們這洪都頭一同前來，叫你同你家媳婦，立刻進城，午堂回話。你莫要如此阻攔在門口，這不是說話所在。」說著就將畢順的母親一推，眾人一擁而進，到了堂屋坐下。看那下首房門，還未開下，洪亮當時取出堂諭，說道：「公事在此，這是遲不得的。你媳婦現在何處，可令出來，一齊前去見太爺。說過三言五句，就不關我們大眾的事了。」畢順的母親見是公差到此，嚇得渾身抖戰，說道：「我家也未曾為匪作歹，這麼要我們婆媳到堂，難道有欠戶告了我家，說我們欠錢不還麼？可憐我兒子身死之後，家中已度日為難，哪裏有錢還人。我雖是小戶人家，從未見官到府現醜，這事如何是好？求你們公差看些情面，做些好事，代我到太爺面前，先回一聲，我這裏變賣了物件，趕緊清理是了。今日先放了寬限，免得我們到堂。」說著，兩眼早流下淚來。洪亮見她實是忠厚無用的婦人，說道：「你已放心，並非有債家告你，只因大爺欲提你媳婦前去問話，你且將她交出，或者做些人情，不帶你前去。」洪亮還未說完，畢順的母親早就嚷起來，哭道：「我道你們真是縣裏差來，原來是狐假虎威，來恐嚇我們百姓！他既是個官長，無人控告，為何單要提我媳婦？可見得你們不是好人，見我媳婦是個孀居，我兩人無人無勢，故想出這壞主意，將她騙去，不是強姦，就是賣了為娼，豈不是做夢麼？你既如此，祖奶奶且同你拼了這老命，然後再揪你進城，看你那縣太爺問也不問！」說著一面哭，一面奔上來，就揪洪亮。旁邊那兩個差役，忍耐不住，將畢順的母親推了坐下喝道：「你這老婆好不知事，這是洪都頭格外成全，免得你拋頭露面，故說單將你媳婦帶去。你看差了意見，反誤我們是假的，天下事假的來，堂諭是太爺親筆寫來的，難道也是假的麼？我看你也太糊塗，怪不得為媳婦蒙混。不是遇見這位青天太爺，恐你死在臨頭，還不知道。」

眾人正在這裏揪鬧，下首房內門扇一響，她媳婦早站出來了，向著外面喊道：「婆婆且站起來，讓我有話問他。一不是你們囉唆，二不是有人具控，我們婆媳在這家中，沒有做那犯法事件，古話說得好，鋼刀雖快，不斬無罪之人。他雖是個地方官，也要講個情理。皇上家裏見有守節的婦人，還立詞旌表，著官府春秋祭掃。從未有兩代編居，地方官出差囉唆的道理。他要提我不難，只要他將這情說明，我兩人犯了何法，那時我也不怕到堂，辯了明白。若是這樣提人，無論我婆媳不能遵提。即便前去，哪人難請我回來，可不要說我得罪官長。」眾差快聽她這番言語，如刀削的一般，伶牙利齒，說個不了，眾人此時反被她封住，直望著洪亮。洪亮笑道：「你這小婦人，年紀雖輕，口舌倒來得伶俐，怪不得乾出那驚人的事件。你要問案情提你何事，我們不是昌平縣，但知道憑票提人。你要問，你到堂上去問，這番話前來嚇誰？」當時丟個眼色，眾人會意，一擁上前，將她揪住，也不容她分辯，推推擁擁，出門而去。畢順的母親，見媳婦為人揪去了，自己雖要趕來，無奈是一個孤身，怎經得這班如狼似虎的公差阻擋，當時只得哭喊連天，在地下亂滾了一陣。眾人也無暇理問。到了鎮上，那些居家鋪戶，見畢家出了此事，不知為著何故，皆擁上來觀看。洪亮怕閒人吵雜，亮聲說道：「我們是昌平縣狄太爺差來的，立即到堂訊問，你們這左右鄰舍的，不知在此阻著去路，隨後提覓鄰舍，可不要躲避。這案件卻不是尋常案子。」那些人恐牽涉到身上，也就紛紛過去，洪亮趁此一路而來。

約至午正時分，到了署內，當即進去稟知了狄公。狄公傳命大堂伺候。自己穿了官帶，暖閣門開，升起公案。早見各班書吏，齊列兩旁，當即命帶人犯。兩邊威喝一聲，早將畢順的妻子，跪在階下。

狄公還未開口，只見她已先問道：「小婦人周氏叩見太爺。不知太爺有何見諭，特令公差到鎮提訊，求太爺從速判明。我乃少年孀婦，不能久跪公堂。」狄公聽了這話，已是不由不動怒，冷笑道：「你好個‘孀婦’兩字，你只能欺那老婦糊塗，本縣豈能為你蒙混！你且抬起頭來，看本縣是誰？」周氏聽說，即向上面一望——這一驚不小，心下想道：「這明是前日賣藥的郎中先生，怎麼做了這昌平知縣，怪不得我連日心慌意亂，原來出了這事。設若為他盤出，那時如何是好？」心內雖是□分恐怕，外面卻不敢過形於色，反而高聲回道：「小婦人前日不知是太爺前來，以致出言冒犯。雖是小婦人過失，但不知不罪，太爺是個清官，豈為這事遷怒？」狄公喝道：「汝這淫婦，你不認得本縣！你丈夫正是少年，理應夫婦同心，百年偕好，為什麼存心不善，與人通奸，反將親夫害死！汝且從實招來，本縣或可施法外之仁，減等問罪。若竟遊詞抵賴，這三尺法堂，當叫你立刻受苦！你道本縣昨日改裝，是為何事？只因你丈夫身死不明，陰靈未散，日前在本衙告了陰狀，故而前來探訪。誰知你目無法紀，毀謗翁姑，這‘忤逆’兩字，已是罪不可追。汝且從實供來，當日如何將丈夫害死，奸夫何人？」周氏聽說她謀殺親夫，真是當頭一棒，打入腦心，自己的真魂，早已飛出神竅。趕著回道：「太爺是百姓的父母，小婦人前日實是無心冒犯，何能為這小事，想出這罪名誣害？此乃人命攸關之事，太爺總要開恩，不能任意的冤屈呢。」狄公喝道：「本縣知你這淫婦，是個利口，不將證據還你，諒你也不肯招。你丈夫陰狀上面寫明你的罪名，他說身死之後，你恐他女兒長大，隨後露了機關，敗壞你事，因此與奸夫通同謀害，用藥將女兒藥啞。昨日本縣已親眼見著，你還有何賴？再不從實供明，本縣就用刑拷問了。」此時周氏哪裏肯招，只管的呼冤呼屈，說道：「小婦人從何說起，有影無形的，起了這風波。三尺之下，何求不得！雖至用刑拷死，也不能胡亂承認的。」狄公聽了怒道：「你這淫婦，膽敢當堂挺撞，本縣拼著這一頂烏紗不要，認了那殘酷的罪名，看你可傲刑抵賴！左右，先將她拖下鞭背四□！」一聲招呼，早上來許多差役，拖下丹墀，將周氏身上的衣服撕去，吆五喝六，直向脊背打下。不知周氏究竟肯招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